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二十一

ロ12
3110
21止

左傳輯釋卷二十五

哀公

日南 安井衡 著

經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註】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安註】正義、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爲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矣、丘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群籍了爾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衡案、昭二十一年傳、論書三叛人名、小邾射不在數中、則孔子絕筆於獲麟矣、絕筆於、獲麟者、蓋亦以麟爲王者之瑞也、今麟至而時無明王、是失其所以爲瑞、反以自喻知明王不復興、乃因魯史寓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垂教於後世、然則春秋感獲麟而作、非麟應春秋而至審矣、此經當以杜注孔疏

門 ロ12
號 3110
卷 21

爲正說。正義所載諸家說非其實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杜註】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安註】正義、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不言是魯之舊史耳、齊昭南云、自此以下、皆傳補經也、各本俱與經平寫、唯舊本比經文低一格、甚是、又案、杜注以下皆魯史記之文、恐不如賈逵說是弟子所記、衛案、孔子未爲卿、雖聖德蓋世、據經例不得書其卒、以此推之、自此以下、非魯史舊文也、丘明親受仲尼指授、蓋其所補續、其於書法、一與聖經同、讀者不得以其成於丘明氏之手輕視之、齊云、舊本比以下比經文低一格、實爲得體、今從之、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杜註】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杜註】無傳、 陳宗豎出奔楚、【杜註】無傳、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杜註】曹宋邑、 莒子狂卒、【杜註】無傳、【安註】釋文、狂其廷反、衛案、石經翻宋經注本、狂作狂、錢大昕云、考古字書無狂字、然釋文其廷反、則非狂字也、蓋舊本作狂、故釋文其廷反、今傳文作狂、釋文廷字亦从壬、皆非、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安註】衛案、上經齊陳恒執其君、恒書名而不名其君、正陳恒不臣之罪也、此經則書齊人以名其君者、恒罪既正矣、不須再正、夫恒得民、而齊侯不能以禮制之、反使寵臣與之爭權、以釀成其禍、是罪亦在齊侯也、故稱人以名

君所以教爲人君之道也、益信獲麟後經文、則仲尼書法以脩之、非魯史舊文也、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杜註】無傳、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杜註】無傳、 陳轅買出奔楚、【杜註】無傳、 有星孛、【杜註】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杜註】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註】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安註】正義、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引之云、服虔以車爲車士、是也、聘禮記、朌肉及廋車、鄭注云、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韋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即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氏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和姓纂、殷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謂車爲車士、故以子屬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爲姓、非也、今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二字以先人之字爲氏也、今此子鉏知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應故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訟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經、蔡邕麟頌、庶士子鉏、獲諸西狩、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衛案、鉏鋤也、鋤農器、商秋聲、農事成於秋、故名商字子鉏、未嘗不相應也、易林麟頌、蓋亦以子鉏爲字、何則其爲氏不若爲字之允也、 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杜註】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

取之、[杜註]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杜註]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杜註]濟成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杜註]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 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杜註]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杜註]鞅齊大夫、[安註]惠棟云、世本曰、陳恒產子亹、亹產子獻、獻產鞅、司馬貞曰、鞅爲僕御之官、故曰御鞅、衛案、據世本、鞅是陳恒從兄弟、陳氏方睦、不當言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而齊侯亦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是恒爲難之後、公猶思之、其不爲陳氏明矣、竊謂、鞅別是一人、姓諸御名鞅、非陳無宇之孫也、司馬貞以御爲僕御、則又何言諸也、 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杜註]擇用一人、 弗聽、子我夕、[杜註]夕視事、 陳逆殺人、逢之、[杜註]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 遂執以入、[杜註]執逆至朝、 陳氏方睦、[杜註]欲謀齊國、故宗族和、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杜註]使詐病、因內潘沐、幷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杜註]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杜註]豹亦陳氏族、 使公孫言己、[杜註]言己介達之、 已有喪而止、[安註]衛案、兩己俗本皆作已、今從石經、下己亦謂陳豹、 既而言之、[杜註]既終喪也、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杜註]僂肩背僂、 望視、[杜註]目望陽、 事君子必得志、[杜註]得君子意、[安註]衛案、得志得其所欲也、謂見用、下文遂有寵是也、公孫憚其爲人、故其言如此、 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杜註]恐多詐、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杜註]言己疏遠、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杜註]違不從也、[安註]衛案、違與回通、邪也、 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杜註]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註]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

意茲子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安註〕陸粲云、史記齊世家、司馬貞注云、世本陳僖子乞産成子常、以下凡七人、若昭子、則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此稱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爲八人、增叔父爲兄弟之數、衡案、翻宋經注本作茲子芒盈、與齊世家索隱合、本或作茲芒子盈、非、又案宣子夷、索隱作其夷、廩丘子意、索隱作尚醫、杜司馬同據世本、不知何以致此異、或其所據本互有誤訛也、

子我在幄、〔杜註〕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杜註〕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杜註〕子我侍人、〔安註〕陸粲云、公之侍人也、故得在内禦陳氏、子行殺侍人、〔杜註〕素在内、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杜註〕徙公使居正寢、〔安註〕馬宗璉云、史記正義曰、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公執戈將擊之、〔杜註〕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註〕言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杜註〕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杜註〕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杜註〕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杜註〕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安註〕衡案、陳宗恐不可以喻明、上文云、陳氏方睦、又云、誰非陳宗、蓋陳氏嘗有私誓言、不同志者、相與殺之之意、今舉其意、以示必殺、故曰有如陳宗也、凡盟誓必質諸鬼神、以要之、下文宋公與司馬誓、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亦謂天與先君罰之、若但取其明、無爲用誓也、

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杜註〕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杜註〕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杜註〕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杜註〕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註〕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杜註〕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杜註〕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杜註〕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杜註〕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杜註〕悔不誅陳氏、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杜註〕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杜註〕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杜註〕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杜註〕宗廟所在、〔安註〕衡案、薄即亳、湯所嘗都、故曰宗邑、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

杜註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杜註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杜註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令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杜註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杜註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杜註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杜註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安註馬宗璉云、水經、睢水東過睢陽南、鄭元曰、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爲逢洪陂、御覽作澤、是逢澤即逢洪陂也、開封東北逢澤、非宋逢澤、其遠不待辨矣、衛案、足利本宕經淳熙本作介麋、本或作介麇、麇麞也、麋澤獸、作麋是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杜註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杜註難以遊戲頗大臣、野曰、嘗私焉、杜註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杜註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杜註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杜註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杜註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杜註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安註呂祖謙云、其父兄故臣老矣、安祿顧寵、惟恐失之、故不可、而新進英鋭、猶可以義激、故曰從吾君之命、衛案、新臣未必皆與魋有怨、杜注非也、司馬之攻魋、從宋公之命也、違之不攻、非保寵祿之道、呂說尤謬、今案父兄故臣與魋親舊、故曰不可、新臣與魋未親、未親則明知其非、故曰從吾君之命、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杜註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杜註入攻君、子車止之、杜註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杜註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杜註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杜註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杜註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杜註】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衞地、公文氏攻之、【杜註】公文氏、衞大夫、【安註】王符云衞之公族有公文氏、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杜註】示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杜註】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録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安註】衡案牛宋人、而宋方逐向氏、其反蓋反於孔氏也、人皆有兄弟之歎、蓋在此時焉、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杜註】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杜註】衡案程頤謂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迂哉言乎、哀公不可孔子之請者、正以恐不能克齊也、故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預知之、料度彼此、明知其可克、故以此言荅之、正是聖人大有爲之處、若正其義不度其力、以冥冥從事、是急於行己義、而置國家之成敗存亡於度外、不唯聖人不敢爲、爲人臣者焉得如此哉、當是之時、周室衰甚、吳晉方爭、宋屬晉、魯衞鄭屬吳、而夫差方無道、越又窺其後、天下皆知其將亡、楚則一敗之後、不敢復出頭、即令孔子不揆時不度勢、欲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誰肯應之、且所謂方伯者指晉乎、指吳乎、指晉則魯方叛晉、指吳則夫差無道、大宰嚭執事、魯辭百牢、猶且不能免、安能出其師、即能出之、威權在彼、亦助桀爲虐耳、此在當時中人亦能知之、孔子豈恃此不可必之事、以請伐齊哉、果若所言、哀公許伐齊、而天子方伯不肯可、與國不肯應、則將中止耶、抑不顧成敗存亡、而必伐之耶、夫戰必須衆、衆不足以制敵、而欲獨正其義、以討鄰國之罪、是冒無成算、以冥冥從事者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子之所慎、齊戰疾、至以勝齊爲孔子之餘事、顯與聖言背、姑爲不可究詰之言、以成其說、士豈能知其所以必勝哉、論語不載此語者、弟子所録、期於明道、且造膝密議、非外人所宜傳也、傳則主記實、故并及勝敗之論、所以不同也、大抵宋儒之論、每失於過高、不復顧事情如何、故其所論辨議、擬多可言而不可行、國勢所以不振、職此之由、學者思之、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杜註】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杜註】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安註】正義論語録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而朝、此云齊而朝、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後、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録、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衡案十一年傳冉求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是魯雖不用孔子、猶以遵者待之、遵者見於鄉飲酒禮、謂此鄉之人、

仕至大夫者、鄉大夫所榮而遵奉也、據鄉飲酒禮、其位次卿大夫、故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與論語文異者、正義盡之矣、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杜註 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杜註 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杜註 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杜註 請聽命共使、懼不歸、杜註 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杜註 無傳、安註 衡案、無丕蓋簡公之黨、鄭伯伐宋、杜註 無傳、安註 衡案、蓋報十二年圍喦之役、秋八月大雩、杜註 無傳、安註 衡案、旱也、晉趙鞅帥師伐衞、杜註 無傳、安註 衡案、趙鞅數伐衞、蓋欲納蒯聵也、冬、晉侯伐鄭、杜註 無傳、安註 衡案、以鄭屬吳也、及齊平、杜註 魯與齊平、衞公孟彄出奔齊、杜註 無傳、

傳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杜註 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註 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杜註 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杜註 良吳地、安註 馬宗璉云、郡國志下邳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將以尸入、杜註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杜註 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杜註 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杜註 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杜註 備猶副也、安註 陸粲云、備具也、言備使數而已、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杜註 絕世猶言棄世、廢日共積、杜註 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杜註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安註 衡案、一日句絕、言當行而不行、廢棄日力、共給積聚、以棺斂、如此者一日、乃遷次、言急於致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杜註 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安註 衡案、本或注聘下有而字、死下有則

字非、今從翻宋經注本、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杜註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杜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杜註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杜註傳言芋尹蓋知禮、秋、齊陳瓘如楚、杜註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衞、仲由見之、杜註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杜註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杜註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杜註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杜註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杜註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杜註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杜註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杜註使景伯子贛就館、安註衛案、館客就館見客也、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衞君、杜註言衞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衞、杜註在定八年、齊爲衞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杜註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衞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註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安註衛案、一里二十五家、必立一社、書戶口與田數藏之、故稱二十五家爲書社耳、吳人加敝邑以亂、杜註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杜註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衞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杜註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杜註嬴齊邑、安註齊召南云、漢志、泰山郡有嬴縣、即此地也、齊之南界邑、衞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杜註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

卒通於內【杜註】通伯姬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杜註】使良夫詣大子所 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註】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 與之盟爲請於伯姬【杜註】良夫爲大子請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杜註】圃園 昏二人蒙衣而乘【杜註】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杜註】自稱昏姻家妾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杜註】介被甲輿豭豭豚欲以盟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杜註】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 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杜註】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 召獲駕乘車【杜註】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 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安註】正義丘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煩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服虔云召獲奉衛侯衛案欒寧以下皆記寧所爲則召獲亦孔氏之臣其駕乘車亦寧使之召上不言使者蒙上使告之使省文寧陪臣不救孔悝而奉衛侯者悝母與亂知其心無害而衛國羣臣聞蒯聵入國其心既變無一人敢從輒者而又未敢害之拱手觀望待其所定其勢極緩故寧待炙熟而食之然後奉衛侯出奔傳揭行爵食炙四字當時情狀宛然如覩而當時陪臣之強亦因以見矣服杜皆爲召獲奉衛侯故正義以傳文爲煩碎顛倒試依其說移行爵食炙四字於召獲上欒寧飲酒實無可記錄以左氏之聖於文豈爲此拙劣哉何其不思之甚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杜註】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杜註】且欲至門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杜註】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安註】鄭衆云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杜註】謂食孔氏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杜註】守門 曰無入爲也【杜註】言輒已出無爲復入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杜註】因門開而入 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杜註】言已必繼孔悝爲難攻大子 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杜註】二子蒯聵黨敵當也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杜註】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杜註】莊公蒯聵也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杜註】故政輒之臣

[安註] 衡案輒時從政者、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杜註] 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杜註] 書此春皆從告、[安註] 衡案入逆辭也衛有君焉而蒯聵強入之有入必有出必以亂成之君子惡其亂也故雖以父逐子亦書曰入耳、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杜註] 即瞞成、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註] 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安註] 正義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非也衡案春秋成於孔子故丘明補續至孔丘卒而止終其事也乃其刱意非全經例經傳皆曰四月己丑杜云四月無己丑乃其所撰長歷之謬耳、

傳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杜註] 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杜註] 武子衛大夫肸也 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杜註] 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杜註] 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杜註] 言天方授爾以休、[安註] 釋文休許糾反美也、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杜註] 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杜註] 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安註] 倅顧炟云說文春秋傳曰旻天不憖爾雅釋文夏為昊天孔子以夏四月己丑卒義當作昊天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李賢注文選陳大丘碑文李善注引左傳皆作昊天范甯穀梁傳序昊天不弔疏哀十六年左傳文陸粲云弔恤也言不相恤也不憖遺一老詩十月之交文鄭箋曰憖者心不欲而自彊之辭爾雅曰憖彊也說文憖說也甘也其下亦引此傳語皆與杜不同衡案旻昊每多相誤釋文昊亡巾反不言有異文則賈服舊本亦作旻矣周四月夏二月又不當稱昊天倅說非也弔陸訓恤是也憖當以鄭箋為正、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杜註] 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安註] 正義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謚謂謚孔子為尼父衡案鄭說是也且薦也古者二十冠而字五十加伯仲孔子字尼至五十加仲字於二十字之上故稱二十字為且也論語子張篇載孔子沒後門人所與語之言皆稱孔子為仲尼此亦謚為尼父之一證也烏呼足利本如此石經此處殘缺然後後皆作烏本或作鳴呼非也疏中且字或作目或作其皆非、子贛曰君

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杜註】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杜註】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杜註】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杜註】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杜註】載其母俱去、及西門、【杜註】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杜註】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安註】正義、鄭玄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鄭玄駁異議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顧炎武云、說文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祏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惠棟云、管子山至篇曰、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三世、則同祀所出之公、故不立主、十世爲祏、所以別于宗也、案世本、莊叔達至孔悝、凡七世、上歷三世、當在春秋之前、至孔叔時、合爲祏主、春秋以來、兼國多矣、未必皆書于經、何得以所出之公無考、而遂謂之僭耶、鄭氏之說、不爲無所本、衡案祏藏主石函、因亦稱主爲祏矣、石室即石函、古者凡藏物者皆稱曰室、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杜註】升爲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杜註】子伯季子殺載祏者、許

公爲反祏、【杜註】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註】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安註】王念孫云、娩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爲句、明猶彊也、周語說穀雒鬬、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衡案、杜注極穩、國語管子別是一義、盟孟古字通、盟以明爲聲、猛以孟爲聲、則明猛亦通矣、二書明字、當讀爲猛、猛健也、王訓彊、聲義皆遠、非也、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杜註】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杜註】從公爲、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杜註】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杜註】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杜註】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安註】衡案、而猶之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杜註】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

使衛藩焉、【杜註】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杜註】周親也、率義之謂勇、【杜註】率行也、【安註】陸粲云、周備也、至也、周仁猶孟子云周於德、衡案、杜注是也、親仁猶言近仁、周於仁乃盛德之事、非所以論白公也、率循也、吾聞勝也好復言、【杜註】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杜註】私謀復讎、【安註】衡案、言欲以成其私、故求死士、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杜註】期必也、【安註】衡案、皆似而非、子西信似而不喩其非、所以及禍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杜註】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安註】王念孫云、子西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爲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寰宇記蔡州褒信縣下引此同、予謂吳字乃涉上文在吳而衍、衡案、竟窮也、終也、封域所終窮曰竟、本義也、因又稱兩封所接曰竟、與齊接界、謂之齊竟、與吳接界、謂之吳竟、乃引伸之義也、吳竟謂楚邑與吳所接界處、非謂使勝處吳邑也、必言吳竟者、應上文舍諸邊竟使衛藩也、當時爲楚患者唯吳、子西以勝爲信而勇、欲使之禦吳、故召之、傳欲明其意、故言吳竟耳、王又引七事以證吳爲衍文、皆就竟字本義而論之、無所發明、不取、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註】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安註】陸粲云、言國力未舒、尚不得節適、非謂政令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

不遠矣、【杜註】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安註】衡案、爾父謂子西、記云、兄弟之子猶子、則父之兄弟猶父也、勝稱子西爲爾父、故平不告子期而告子西耳、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杜註】以鳥爲喩、楚國第、【杜註】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杜註】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杜註】石乞勝之徒、王與二卿士、【杜註】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杜註】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杜註】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劍、不動、【杜註】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杜註】汝陰愼縣也、請以戰備獻、【杜註】與吳戰之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安註】正義服虔云、欲使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衡案、戰備謂戎服列兵、不必如與吳戰時、如杜注、乃獻捷之常、何必請爲、服注所字、疑當作以、

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
面而死、【杜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
以殺人而後死、【杜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安註】衡案、抉如抉吾眼縣吳之東門之抉、謂拔取之、豫章根盤難拔、故標木名、未必
大木、若是大木、子期雖多力、必不能拔、即能拔之、不可以擊人、杜云大木、未達傳意耳、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
【安註】衡案、庫即高府、楚國藏穀之庫也、說詳於下、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
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
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杜註】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
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杜註】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
【安註】溠案云記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鄭玄云、險傾危之道也、衡案、所求無厭、則財皆聚於上、其勢偏重、而下民困窮、故人心離上、聞其殺齊管
脩也、而後入、【杜註】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杜註】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
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

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杜註】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
如高府、【杜註】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杜註】爲門尹、【安註】惠棟云、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焚高府之粟、盖宮中府
名、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杜註】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安註】惠棟云、史
記曰、惠王從者屈固、衡案、圉公疑猶葉公、陽其名也、昭二十四年、楚子以舟師略吳疆、至圉陽而還、此時盖屬於楚、而陽爲之尹也、宮謂宮牆、或云、圉、圉人、葉
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
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杜註】歲年穀也、日日以幾、【杜註】冀君來、【安註】
釋文、幾音冀、本或作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杜註】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
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註】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進、【杜註】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杜註】欲與白公并、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杜註】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安註]衡案、言其成不可保焉、使與國人以攻白公、[安註]釋文、一本作使與國人、如字、與、謂與發之、衡案使箴尹固攻之也、傳若作與、下不必言以、詳味以字作與爲長、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杜註]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杜註]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亨、[安註]衡案、亨本多作烹、今從足利本宋本及石經初刻、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安註]衡案、諸本事下脫也字、今從石經、王孫燕奔頯黃氏、[杜註]燕勝弟、頯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杜註]二事令尹司馬、國寧、[杜註]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杜註]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杜註]子期之子、而老於葉、[杜註]傳終言之、

衛侯占夢嬖人、[杜註]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杜註]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杜註]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杜註]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杜註]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杜註]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杜註]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杜註]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杜註]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杜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杜註]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安註]衡案、幄幕可弛張移動、傳言於藉圃、又言成、是一定不動、非幄幕也、幄當讀爲握、握木帳也、蓋衛侯作小屋於藉圃、其形如握、而刻虎、故名虎幄耳、馬宗璉謂、藉圃圃名、案種菜曰圃、嘗聞藉田、未聞藉田之圃、又二十五年傳云、衛侯爲靈臺于藉圃、是藉圃衛侯遊觀之地、馬爲圃名、是也、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杜註]以良夫應爲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杜註]衷甸一轅、卿車、[安註]衡案、自非大車車皆一轅、大子以衷甸爲一罪、則衷甸非一轅也、竊謂衷甸即中乘、謂服馬、古者駕車、雜用牝馬、故牡馬皆驪、詩言四牡、贊其盛也、蓋大夫服馬、當用一牝一牡、而良夫用兩牡、故以爲罪耳、故傳不言兩馬、而言兩牡、甸乘古字通、紫衣狐裘、[杜註]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杜註]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

之、〔杜註〕三罪紫衣、袒裘帶劒、〔安註〕衛案、衷甸一罪也、紫衣二罪也、袒裘三非也、既數三罪、而又以不釋劒而食之罪殺之、故云而殺之、衛侯免良夫三死、如杜注、尚在免死中、大子安得殺之、且衷甸兩牡非罪、傳又何爲序之、注非也、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杜註〕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安註〕衛案、句讀爲鉤、鉤引也、張虛聲引敵、使之左右、以分其兵、故名句卒、下文所云是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註〕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于衞、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杜註〕恐晉君爲志父教使不來、衞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杜註〕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安註〕陸粲云、椓與諑古字通、楚詞謠諑謂余以善淫、王逸曰、方言、楚以南謂愬爲諑、又譖也、呂氏春秋曰、椓崔杼之子、令之爭、

夏六月、趙鞅圍衞、齊國觀陳瓘救衞、〔杜註〕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杜註〕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杜註〕欲必敵晉、子又何辱、〔杜註〕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衞、未卜與齊戰、乃還、〔杜註〕畏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杜註〕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杜註〕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杜註〕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杜註〕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杜註〕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杜註〕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杜註〕謟疑也、〔安註〕釋文、謟本又作滔、他刀反、衛案、謟滔通、滔慢也、言一定不變、令尹有憾於陳、〔杜註〕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安註〕陸粲云、有憾於陳、不知何事、殆非爲貞子弔也、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杜註〕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

卜之武城尹吉、【杜註】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杜註】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杜註】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志、【杜註】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杜註】過相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杜註】子國、寧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杜註】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杜註】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己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安註】衡案、注下生字上諸本衍初字、今從足利本宋本岳本、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杜註】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註】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杜註】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衛侯貞卜、【杜註】正卜夢之吉凶、【安註】衡案、說文、貞、卜問也、彌赦逃、其占不可信、故又自問卜也、其繇曰、如魚竀尾、【杜註】竀、赤色、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杜註】横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安註】正義、劉炫以為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陸粲云、方羊通

作彷徉、廣雅曰、徙倚也、顧炎武云、當以裔焉大國為句、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杜註】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杜註】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杜註】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杜註】辟蒯聵也、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杜註】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杜註】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杜註】削壞其邑聚、公使匠久、【杜註】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杜註】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杜註】終如卜言、乃自後踰、【安註】衡案、石經作閉門、今從翻宋經注本、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杜註】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杜註】己氏、戎人姓、【安註】釋文、己音紀、又音杞、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杜註】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既入焉、而示之

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
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杜註〕起、靈公子、執般
師以歸、舍諸潞、〔杜註〕潞、齊邑、 公會齊侯、盟于蒙、〔杜註〕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
城也、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杜註〕執牛耳、尸盟者、 季羔曰、鄫
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杜註〕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 發陽之役、衛石魋、〔杜註〕發陽、鄖也、在十二年、
石魋、石曼姑之子、 武伯曰、然則彘也、〔杜註〕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宋皇瑗之子麇、〔杜註〕瑗、宋右師、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
〔杜註〕惠棟云、說文曰、酁、宋地也、讀若讒、疑般采邑、衡案、般以邑氏焉、故稱酁般、蓋麇之從兄、非親兄也、說文、酁从邑毚聲、或从刀作劖、非、 酁般慍
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杜註〕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 子儀克適宋、告夫
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杜註〕子仲、皇野、 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

非我爲子、〔杜註〕爲適子、杞姒、子仲妻、 麇曰、必立伯也、〔杜註〕伯、非我兄、 是良材、子仲怒
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杜註〕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麇則不可知、 公執之、
〔杜註〕執麇、 皇瑗奔晉、召之、〔杜註〕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杜註〕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巴人伐楚、圍鄾、〔杜註〕鄾、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
觀瞻曰、如志、〔杜註〕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 故命之、〔杜註〕命以爲右
司馬、 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杜註〕寧、子國也、 使帥師而行、
請承、〔杜註〕承、佐、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杜註〕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
吳師、皆爲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
析、君子曰、惠王知志、〔杜註〕知用其意、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
龜、〔杜註〕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 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

筮、惠王其有焉、【杜註】不疑故不卜也、 夏衞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杜註】齊所立故、
衞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杜註】皆蒯聵所逐、

傳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註】誤吳使不爲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杜註】冥越地、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杜註】報越、 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杜註】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杜註】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傳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杜註】十五年晉伐鄭、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杜註】終叔向言晉公室卑、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杜註】吳子弗聽、 出居于艾、【杜註】艾吳邑、豫章有艾縣、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杜註】言其不量力、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杜註】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杜註】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杜註】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安註】衡案凡盟必質諸鬼神、故謂盟爲質耳、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杜註】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杜註】嘗試也、 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杜註】展陳也、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杜註】簞小笥、 使問趙孟、【杜註】問遺也、 曰句踐將生憂

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杜註】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杜註】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杜註】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杜註】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杜註】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杜註】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註】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来為此會、【安註】王引之云、訓皐為緩、於古無據、皐當讀為咎、言魯人不答稽首之咎、數年而猶自不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古聲皐與咎同、故字亦相通、下文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失其讀耳、又案、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是高蹈為瞋怒貌、説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之名、故高注訓蹶為蹈、淮南原道訓曰、經紀山川、蹈騰崑崙、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上也、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蹈、怒甚亦高蹈、故曰高蹈瞋怒貌也、杜以高蹈為遠行、亦失之、衡案、皐陶亦作咎繇、是皐咎古字通、王説是也、蹈踐也、又訓動、故高蹈蹈厲之屬、凡語有勢力者、皆用蹈而不用踐、覺占爻

切、與皐蹈韻、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杜註】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安註】衡案、傳云、因歌之、則因會責稽首而歌之、且儒書魯所守、非其所憂、故杜以二國為齊邾、傳遜謂二國謂齊魯、非也、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杜註】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杜註】息閭丘明之後、【安註】衡案、在存也、謂存問之、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杜註】次舍也、請除館於舟道、【杜註】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杜註】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杜註】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杜註】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安註】魏源云、甬東今舟山縣、衡案、舟山即厦門、在章州海中、杜云、在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魏言應不謬、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杜註】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

傳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杜註】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杜註】肥、康子名、競、遽也、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杜註】求、冉有名、輿、衆也、 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註】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安註】正義、彌者增益之義、故爲遠也、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註】薦、進也、 其可以稱旌繁乎、【杜註】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安註】劉用熙云、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馬宗璉云、賈子新書、審微篇曰、繁纓者君之駕飾也、薛綜西京賦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飾之、纓馬鞅也、繁說文作緐、云馬髦飾也、是繁爲馬髦之飾、或以璿玉爲之、非纓也、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杜註】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 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杜註】武子、晉大夫、 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杜註】治齊取英丘、 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杜註】犂丘、隰也、 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杜註】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杜註】在僖二十六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杜註】在成二年、 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杜註】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杜註】石、臧賓如之子、 軍吏令繕將進、【杜註】晉軍吏也、繕治戰備、【安註】衡案、令力呈反、句絕、軍吏令衆曰、繕治戰備、將進攻齊、蓋晉人將退、恐齊人追躡之、故爲謬令、以誤齊人、使之不得追也、 萊章曰、君卑政暴、【杜註】萊章、齊大夫、 往歲克敵、【杜註】禽顏庚、 今又勝都、【杜註】取廩丘、 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躛言也、【杜註】躛、過也、【安註】正義、服虔云、躛、偽不信也、陸粲云、躛者踶躡之義、此當作讆、說文字林皆云、讆寱言不慧也、三蒼云、譊言、廣雅云、寱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寱中譊寱之言耳、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杜註】生曰餼、 大史謝之、【杜註】

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杜註〕在軍行、牢禮不度、〔杜註〕不如禮度、敢展謝之、〔杜註〕終臧氏有後於魯、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杜註〕終子贛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杜註〕何大子革弟、公子荊之母嬖、〔杜註〕荊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杜註〕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杜註〕武公、敎也、孝惠娶於商、〔杜註〕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杜註〕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杜註〕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杜註〕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註〕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杜註〕衛侯輒也、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杜註〕古者見君解韤、〔安註〕惠棟云、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蕭山毛甡曰、燕飲君但脫屨、而臣則解韤、記曰、燕則有踐、踐者解韤也、杜氏謂見君解韤、見君字不確、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韤耳、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杜註〕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㱇之、〔杜註〕㱇嘔吐也、〔安註〕惠棟云、說文引作嗀、云歐貌、从口㱇聲、玉篇同、案釋文作嗀、與說文合、與石經異、譯文是也、衛案、石經作㱇、是以不敢、〔杜註〕不敢解韤、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杜註〕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杜註〕抵徒手屈肘如戟形、〔安註〕衛案、抵本多作扺、今從十行本、抵昌氏切、說文、側擊也、戟手爲擊勢、故亦言抵耳、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杜註〕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邑、〔杜註〕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杜註〕懿子公文要、公有怨、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杜註〕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杜註〕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

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杜註]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杜註]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杜註]韈登席者、公孫彌牟、[杜註]喪邑者、公文要、[杜註]失車者、司寇亥、[杜註]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註]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杜註]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杜註]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杜註]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杜註]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安註]衛案、言恨之者多、不速去、亦將見殺、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安註]衛案、休止也、衆怒休止、乃易離間、將適蒲、[杜註]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杜註]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杜註]泠近魯邑、彌曰、魯不

足與、請適城鉏、[杜註]城鉏近宋邑、[安註]衛案、十一年傳、大叔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則城鉏本宋邑、二十六年傳、衛以城鉏與越、入、則此時屬衛矣、所謂境場之邑、一彼一此、宋尚事晉、而衛則屬齊、蓋哀十一年後、衛攻而奪之、以鉤越、越有君、[杜註]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杜註]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爲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公爲支離之卒、[杜註]支離、陳名、[安註]衛案、支離分散也、蓋分爲數隊以誤敵、因祝史揮以侵衛、[杜註]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杜註]知揮爲內間、見子之、[杜註]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杜註]妄、不法、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杜註]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杜註]雖知其爲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杜註]難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杜註]再宿爲信、五日、乃館諸外里、[杜註]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杜註]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杜註]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杜註]

魯南鄙也。郭重僕、【杜註】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杜註】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杜註】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杜註】訾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杜註】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杜註】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杜註】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杜註】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舌庸、宋樂茷、納衛侯、【杜註】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舌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安註】衛案、舌本多作后、今從石經宋本、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來聘、放此、段玉裁云、舌本作后、當依國語作舌庸。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杜註】愎很也。乃睦於子矣、【杜註】民睦。師侵外州、大獲、【杜註】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杜註】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杜註】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杜註】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杜註】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杜註】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安註】衛案、諸侯門三重、一時盡開之、故曰申開也。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杜註】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杜註】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杜註】夫人期姊也、怨期而不得加戮、故勑宮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杜註】爲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杜註】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杜註】怨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杜註】終言之也、終致夷言死于夷。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杜註】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

皇懷爲司徒、〔杜註〕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爲左師、〔杜註〕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爲司城、〔杜註〕茷樂溷之子、樂朱鉏爲大司寇、〔杜註〕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杜註〕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杜註〕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杜註〕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杜註〕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杜註〕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杜註〕空澤宋邑、〔安註〕惠棟云、酈元曰、獲水東北逕空洞澤、此澤在虞城東南、左傳、公遊于空澤、即此、然則空澤空洞之澤也、辛巳卒于連中、〔杜註〕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杜註〕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杜註〕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内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杜註〕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杜註〕言大尹所弒、〔安註〕惠棟云、汲冢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衡案、汲冢古文未可盡信、然傳云無疾而死、姑可備二證矣、專本或作惠、今或作令、皆非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杜註〕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安註〕馬宗璉云、酈元曰、宋南門曰盧門、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此注盧門爲宋東門、非是、今本杜注、華氏盧門宋東城南門、衡案、下文云、咮加於南門、是傳自明盧門之爲南門也、若是東門、尸寢於東門之外、咮加於南門之上、不可得而啄、殊無趣味、杜既注華氏爲東城南門、則此亦不容不同、蓋東下脫城南二字耳、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杜註〕桐門北門、〔安註〕衡案、烏本或作鳥、非、大尹謀曰、我不在盟、〔杜註〕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杜註〕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杜註〕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杜註〕子潞樂茷、門尹得、〔杜註〕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

惡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杜註】戴氏即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杜註】惡其號令與君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公、【杜註】公謂啓、 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杜註】施罪於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衞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杜註】僖二十八年、衞成公奔楚、遂適陳、 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杜註】盟在僖二十八年、 獻公孫於齊、【杜註】在襄十四年、 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杜註】在襄二十六年、 今君再在孫矣、【杜註】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 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杜註】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 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

【杜註】爲主主四方、 而國於何有、

傳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杜註】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 二月、盟于平陽、【杜註】西平陽、 三子皆從、【杜註】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舌庸盟、 康子病之、【杜註】恥從蠻夷盟、 言及子贛、【杜註】思子贛、 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杜註】不及與越盟、 【安註】衛案、十二年橐皐之會、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子贛辭而却之、言及子贛、蓋及此事也、諸侯之盟、未有三子皆從者、今三子皆從、屈辱甚矣、及此、謂及此屈辱耳、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杜註】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杜註】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妾、 【安註】陸粲云、降禮猶云降於喪食、言公過自貶屈也、衛案、二十五年傳、公與三大夫始有惡、此傳降禮、正與彼文應、杜云、禮不備、是也、此時公方與三家相惡、至八月、遂孫於邾、安有過自貶屈之理哉、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杜註】弘、駟歂子、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杜註】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杜註】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 召顏涿聚之子

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杜註】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註】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杜註】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安註】衡案、自本或作在非、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杜註】子思、國參、【安註】衡案、時晉師次于桐丘、故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林堯叟云、大國謂齊、果然、當言敝邑在大國之宇下、不宜言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也、成子衣製杖戈、【杜註】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杜註】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杜註】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杜註】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杜註】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杜註】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杜註】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安註】衡案、及猶追也、謂有敵不必追、易其寡而追之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杜註】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擧之、而後入焉、【杜註】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杜註】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杜註】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杜註】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杜註】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杜註】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杜註】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杜註】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

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杜註〕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杜註〕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杜註〕酅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杜註〕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杜註〕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杜註〕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杜註〕衡案、趙孟知知伯欲與鄭人之手以殺己、謙言己進退從知伯、今知伯在此、不敢獨先入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杜註〕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杜註〕惎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杜註〕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安註〕衡案、宋以下諸儒據此文、疑左氏為戰國人、甚焉至有言以此媚趙氏者、甚矣其無所忌憚也、仲尼絕筆於獲麟、而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矣、聖德如此、而不能降德於當世、斯民之不幸、可勝言哉、故延經至孔丘卒、所以深悼之也、傳所載賢士大夫、雖才德謝聖、皆能見微知著、言如蓍龜、讀者能究其旨、足以知禍福之至、不至於至之日、而皆有以致之、因以慎言行、審機宜、治國保家之道、於是乎在焉、而哀公又春秋之君也、故延傳至公孫於邾、以終哀公之事、因以終賢士大夫之言、而垂教於後世也、於是賢士大夫見微知著之言皆終矣、獨襄二十九年、季札晉國其萃於三族乎之言、未終、而其效在悼公之時、悼公立於春秋之後、若亦編年歷序、是傳離經以自成一書、不得謂之春秋餘事、故摘錄韓魏趙喪知伯之事、知伯既喪、而晉國萃於三族之形成矣、乃所以終季札之言、豈無由而錄之哉、據史記、三族滅知伯、在魯悼十四年、而并錄四年荀瑤伐鄭者、張其愎以取滅之本、乃左氏記事之常法、其間皆有至理而存焉、非丘明氏孰能脩之、而猶曰以此媚趙氏、可謂以小人之腹、而料君子之心矣、

左傳輯釋卷二十五終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六日出版御屆
明治十七年十二月　出版

訓點者　石川鴻齋

發行者　渡邊兵吉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貳番地

發行所　六合館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貳番地